

陈明●著

一个伪满外交官 的人生告白

YIGE WEIMAN WAIJIAOGUAN DE RENSHENG GAOBAL

被捕入狱 老九和小九 与侵略者为伍 出使苏联
不平静的领事馆 德国杀人犯 出使德国 柏林六年
考察法国 阅兵式 中国人在德国 为犹太人签证
盟军进攻柏林 溥仪召见 八一五光复 国民党来了
被捕入苏 获释回国 文化大革命 用余生弥补过错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个伪满外交官的 人生告白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伪满外交官的人生告白/陈明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10

ISBN 7-5313-2382-6

I. —… II. 陈…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47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4 千字 印张: $12\frac{1}{2}$ 插页: 4

印数: 1—6 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 顺

责任校对: 李国宽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82-6/I·2085 定价: 2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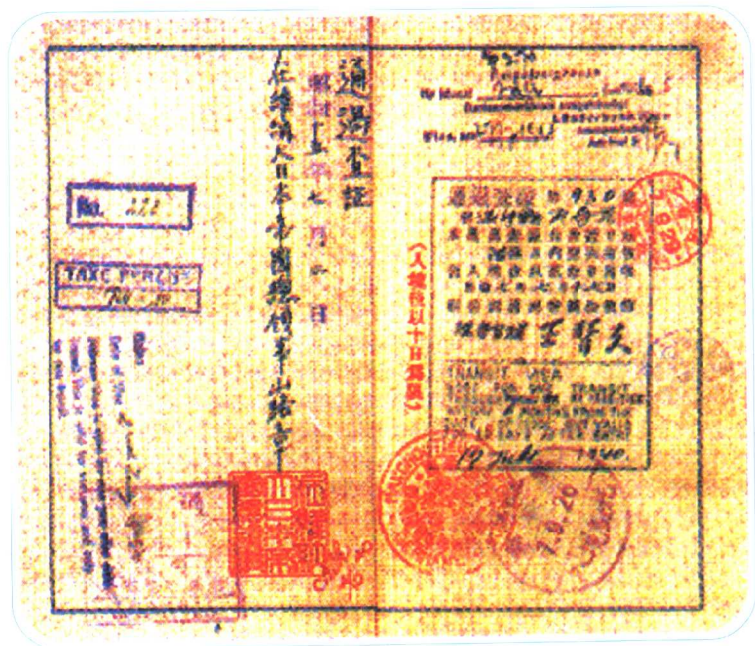
书中主人公王替夫近照



作者陈明采访书中主人公王替夫



1938 年王替夫夫妇在柏林



1940 年王替夫签发给犹太人的护照



以色列驻华大使沙雷夫参观哈尔滨犹太人展



主人公王替夫祖孙三代合影

本书主人公王替夫简历

王替夫，原名王发琳。男，汉族。1911年6月29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七岁入私塾。1922年随父举家迁到哈尔滨，同时考入东省特别区第二中学。1926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28年考入东省特别区法政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学生的抗日活动被捕入狱；不久，被强召入伪满洲国外交部。1932年作为书记官出使伪满洲国驻苏联赤塔领事馆任职。1938年任伪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书记官，其间恰逢希特勒疯狂迫害犹太人。王替夫利用手中权力，为一万二千多名犹太人办理取道“满洲国”而逃生的签证。1941年至1943年，出使丹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欧洲诸国。1944年二战结束前撤回长春，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1946年被苏联莫斯科中央特别军事法庭正式逮捕，关押在苏联乌拉尔山及哈萨克集中营。1956年回国，在黑龙江省阿城集训队，1980年加入民革。1992年3月16日被聘为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01年7月13日逝世，享年91岁。

目 录

- 一、日本人精心安排的陷阱——在冰窟窿和
刺刀面前，是从容赴死，还是苟活…… 1
- 二、老九先生和小九先生——一段啼笑姻缘
——一场地老天荒的爱情 …… 17
- 三、苟活，与侵略者为伍——走上一条良心的不归路 … 30
- 四、赤塔外交风云——一个畸形的外交关系
——内忧外患——惶惶不可终日 …… 46
- 五、不平静的领事馆——傅庭芳的异国之恋
——李领事的风流韵事 …… 60
- 六、大连伪满外交办事处一年半——绝望而
又疯狂的白俄——德国杀人犯——吕公
使和老神仙 …… 89
- 七、漂洋过海，异域风情——一个外交官眼
中的花花世界——沐浴“皇宫圣水” …… 106
- 八、战争和柏林——里宾特洛甫的微笑——向
希特勒递交国书——希特勒的野心 …… 127

九、浪漫法兰西——日耳曼血统的朗格尔小姐	
——难忘的巴黎老人·····	144
十、一只疯狗的出笼——希特勒五十岁的阅兵式	
——生离死别——谁是难民·····	157
十一、柏林的两家中国饭店——反共同盟——汪	
精卫的领事馆——西班牙“策反”·····	165
十二、希特勒“闪电攻击”后的“和平建议”	
——犹太人的“生命通道”——拯救	
一万二千犹太人的义举·····	180
十三、出使欧洲诸国——雅各布松的中国情结	
——与王太后共舞——国王的葬礼·····	192
十四、柏林空袭——犹太人山庄避难——猎	
鹿人——外交官的儿女情长·····	204
十五、离家容易回家难——溥仪召见——你还是个	
中国男儿吗——日本人古海忠之·····	224
十六、“八·一五”惊魂节孝寺——树倒猢猻散	
——我想回家——戴罪立功·····	241
十七、协助苏军整顿治安——马林诺夫斯基和	
哥廖夫——王处长和蒋经国·····	258
十八、远东流放——流产的逃跑计划——一个钱包	
和一个日本孩子的故事·····	286
十九、二十五年的徒刑——顽抗到底——监狱暴乱	
——青年女犯胡玉珊·····	309
二十、漫漫归乡路——祖国的怀抱——低头认罪	
——爸爸请你收留我妈妈·····	327
二十一、为新生活干杯——老阎的血债——上帝的礼	
物——别报复我的女儿·····	349
二十二、伪满外交官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栾	
警佐之死——我们这是被押到哪儿·····	368
后 记·····	385



日本人精心安排的 陷阱——在冰窟窿 和刺刀面前，是从 容赴死，还是苟活

.....

1932年冬，哈尔滨奇冷。空气也似乎凝结成冰，一张口说话，一股浓厚的白雾从嘴里汹涌而出；两颗门牙冻得生疼，下巴立刻就拧歪了。

天一连几日灰蒙蒙的，除了雪粒子就是霜花，给人一种心里没缝了似的压抑。

王替夫顺着中央大街匆匆往家走。晚上九点多钟，街道上空空荡荡，难得见到个人影。铺面的俄文、英文、日文广

告上都蒙上一层薄霜。方形面包一般的石头铺成的中央大街被雪封住，又经无数白天的行人车辆辗踏，路面像无数的白雪坟头，一踩上去一蹦一滑，嘎嘎作响，远近发出莫测的回音。仿佛有什么暗示，王替夫猛地一回头，距离十几米处有一个黑影一闪，隐进马迭尔欧式门廊的圆柱后面。王替夫不由得一股彻骨寒流从脚根直冲后脑勺，他捋起大衣领子，一路小跑。下了霁虹桥，远处哈尔滨火车站，“大满洲国”字样在雪雾中若隐若现。

道外区北三道街一座典型的中国庭院式木结构住宅前，王替夫看到了自家的灯光；回头望去，“尾巴”似乎空气一般地消失了。王替夫想，也许是自己太紧张了，看花了眼。他进了屋，穿黑色棉长袍的父亲和小脚母亲一齐扑过来，抱着孩子的媳妇瞪大眼睛披头散发地跟在后面。

“替夫，你可回来啦，吓死我们了。”老父亲拿着扫帚疙瘩头给儿子扫着身上的雪，“这一整天，咱家门口总有贼眉鼠眼的人在这儿转悠。我们真担心你可别出点啥事儿。”

“啥事也没有，爸。”王替夫故作轻松地说。

“没事赶情好，这可叫个什么世道。”小脚妈嘟囔一句，上厨房做饭去了。

“把门关严。”王替夫接过孩子，小声吩咐媳妇。

冷暖交替，哈气使门槛冻了冰，门关不严。王替夫脱下长衣，用斧子把门框白色的冰碴儿刨下去一层，把门紧紧地插上了。

吃了饭，一家子惊魂未定的人都睡去了。

半夜。一阵惊天动地的敲门声将王替夫惊醒。他一面急速地穿衣，一面寻找可以逃走的途径。可惜天寒地冻，门窗封得太严，王替夫惊恐万状的心不住地埋怨自己太大意。

“哐哐哐！”门像要被劈碎了一样，门框上的霜花冰碴儿烟雾似地落了下来。

“来了，来了。”王替夫一边扣纽扣，一边儿走向门口，被妻子一把抓住了。随后从隔壁赶过来的父母也哆哆嗦嗦地扑过来，没等他们说出什么，门就被咔嚓一声撞开，一群日本人和一个朝鲜翻译官挟着刺骨的寒气冲进屋来，马上四下散开，灯光下刺刀闪着青色的光。为首的军官打扮的日本人拿着一张照片，阴险地打量了几眼，说：“你就是王替夫吧！”

王替夫此时脑子像被冻住一样，什么思维都停止了，他木木地答道：“我是。”

军官一挥手，两个日本特务冲上来，一条黑布带子勒住了王替夫的眼睛，然后便连推带拽地将他逼到屋外。妻子怀中的孩子立刻大哭起来，老父抢上前刚要辩解什么，被一脚踢倒在地。

王替夫被推进停在门外的汽车里。汽车无声地滑行着，在淡灰色的雪夜中驶向设在道里区的日本监狱。

蜷缩在冰凉的监狱里的洋灰地上，王替夫的脑子才似乎逐渐地恢复思维。他其实挺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捕，但又不太相信这事情居然来得这么快。他心存一丝侥幸，也许日本人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关起来吓唬吓唬罢了，靠抵赖也许能蒙混过关，只是实在不放心家里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别急出个好歹的。刚开始时，王替夫索性来个大吵大闹，咣咣砸门，连着喊了三天冤枉，要他们放人，没人理睬他。送来的是有谷壳、草籽的饭碗，几片甜菜几块咸萝卜。王替夫一口也吃不下。其实，他即使这么闹了，心里也一点底儿也没有，他听说日本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他一个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青年学生能斗得过日本人吗？

果然，关到第三天，铁门哗啦一声开了，一个夹着皮包的温文尔雅的日本人走进来。他戴着金边眼镜，一副雪白的手套，满脸温和的笑意，让你不觉得他是来审讯的，而是老朋友来探监。

他打量了一下监舍，选了一个干净的地方，用白手套拂了一下灰尘坐下。例行公事地问起了什么学校毕业，今年多大，学过哪几门外语，结婚了吗，妻子有文化吗，有孩子吗，家里还有什么人，父亲做什么……

王替夫一一回答他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却一点儿放松的心情也没有。他发现日本人笑盈盈的眼睛后面有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这种东西烤灼得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突然，日本人话锋一转，问到王替夫到齐齐哈尔后，马占山将军都说了些什么。王替夫心中不禁一沉，此话击中要害。王替夫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但因他早有防备，便镇静地否认：“先生您是不是搞错了，或者认错了人。本人从来没到过齐齐哈尔，更没有见过马占山。”

日本人依旧笑盈盈地、不慌不忙地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照片递过来。王替夫一看，照片上几个人其中的一个正是自己。“王先生该不会说连照片上的你都不认识吧？告诉你，照片上其他的人都已经老实交代了，你也最好放聪明点，别抱有什么幻想。”

王替夫低下头，脑子飞快转动着，他在编借口，希望能让眼前这个日本人相信照片上的人的确不是他。

又一封信递到他低着头的面前。他一看，没有抬头，他的最后一线希望没有了。那是他亲笔写给李顿公爵的一封信。虽然是影印件，但他心里终于清楚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日本人掌握，辩解没有用了。

日本人见他不吭声，也不抬头，嗤嗤地笑起来：“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王先生，你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要你们理解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在这建立满洲国的王道乐土。你年轻有为，有文化，会日语，你应该为新国家做出贡献。如果你答应，我们可以既往不咎。马上放你出去。”

“放我出去？”

“是的，是的，只要你在这儿签个字化押，马上放你出去。”

王替夫心里明白，这是要他投降变节，效忠日寇。他又闭上了眼睛。

带着白手套的手体贴地在他肩上拍了拍：“好好想想，王先生，你不必马上答应我，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找我。鄙人随时恭候。”

一阵铁链响，日本人走了。监舍里留下的一股男人的肥皂和香水味很快就消失了。王替夫一屁股坐在墙角的破草垫子上，心头被愤怒、恐惧、羞愧和焦虑塞得满满登登，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他不相信日本人说的话，他不相信照片上那些同学都会投靠日本人。他想起在日本人侵占哈尔滨前，同学们凑到一起，说起即将到来的日寇铁蹄的践踏。同学们咬破手指写血书，搥血手指，对天发誓：“日后谁给日本人干事，谁不得好死，全家都没有好下场。”

现在已经被逼到了这种没有商量的地步：不是卖身投靠、蒙辱而生，便是为国为民、英勇而死。

是谁出卖了我？作为热血青年，抗日救国何罪之有？王替夫努力回忆着。听着大墙外寒风肆虐，思绪把他带到了清晰的昨天。

1922年，王替夫随父亲举家迁到了哈尔滨，并考入了东省特别区第二中学。因为在小学时学的是英语，已经达到了能写一般书信的程度，到中学后又改学俄语。王替夫有点拿不定主意，回家问父亲。没想到父亲一听非常高兴，因为父亲此时正与别人合办林场。办林场需要一条畅通的运输线，而在中东铁路工作的大多数是俄国人。因为不懂俄语，父亲只好每月花一百多块哈大洋（当时流通的一种货币）雇俄语翻译，还常常受翻译的愚弄。父亲知道，谈生意这样的事，最好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他一听儿子要改学俄语，乐得什么似的，巴不得儿子一夜就成为俄国通，做他生意上的帮手。

儿子果然没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学外语似乎有一种天分，加上喜好，进步相当快。让老师和同学都感到非常惊讶。

东省特别区中学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意愿，王替夫考取了哈工大华人预备班。哈工大那时叫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刚创建不久，很正规。刘哲为名誉校长，白俄沃索夫为教务长。办学方针都是俄国式的。老师讲课用的教材也以俄文为主。王替夫的俄语成绩可谓突飞猛进。

此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偌大中国，物产丰饶，黑土地肥得流油。但是，谁也不曾料到，海那边有个弹丸小国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磨刀霍霍。王替夫上预科时，就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至今难以忘怀。

1928年，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在满蒙敷设五条新铁路密约”，这就是说，日本人可以在东北再修五条铁路，把一些宝贵的矿产资源不断地拉出去。消息传来，大学生们掀翻课桌、砸毁日货，纷纷组织起来，打着小旗上街。11月5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多人，集在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

门前请愿，然后开始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次抗路运动持续了好几天，后来被警察镇压下去了。

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替夫悲愤之下，考入东省特别区法政大学。他想学法律，因为他看到了官场的腐败无能，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欺压百姓，他想：也许只有法律能伸张正义，能让他施展爱国的抱负。他又一次埋下头读书，并同时选修了德文和日文，很快就能读懂原文参考书了。被同学和老师誉为外语奇才。

大学三年级时，学校的课程逐渐减少，每日只上半天课。一天，东省特别区地方检察院姜推事找到他，商量要办一个翻译事务所。王替夫一听挺高兴，英雄正愁无用武之地，何况这可以挣钱养活自己。那年月有不少打官司的俄国人，中国法官又多数不懂俄文，因此，需要先把材料翻译过来。于是王替夫和同学张柏涛一起，在法院门前租了个小房子，每天接待络绎不绝的拿着“呈子”的俄国人。一个月下来，每人纯收入一百八十块哈大洋，最高时能收入二百多块。王替夫家是个老古板的传统家庭，父亲经商，家里并不缺钱，但却从来不乱花一个子儿。对儿子要求很严，穿戴一直很俭朴。中学毕业后，王替夫一直剃着光头，到了大学才准许留平头。每月只给一角剃头钱。现在王替夫有钱了，留了背头，打了发蜡，还买一套西装穿上，回家往父亲跟前一站，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尤其是父亲，一口咬定儿子学坏了，钱不是从好道来的。直到第二天，父亲放下手里的工作，亲自来到事务所看到他们的工作情况，才放下心来。陪同前来的家里的大师傅羡慕地说：“大少爷，你一个月就拿二百多哈大洋，够我们几年挣的了，真了不起。看来还得念